

公元2012年8月17日,农历壬辰年七月初一,原平民俗文化研究会一行在会长潘文才的带领下,应邀赴大林乡西神头村过柏枝山庙会,并参加扶苏庙壁画剪彩仪式。

西神头村位于原平市区西北方,虽说只有六十华里的路程,道路也算平坦且已大部硬化,但因地处僻壤,七折八弯,加之生路,颇费了一番周折,多亏了该村曾任忻州市交警副支队长的李白厚在岔路口设了路

从扶苏庙重光说开去

■蔡顺田

标。

新建的扶苏庙位于柏枝山麓,据清乾隆《崞县志》载,柏枝山“山石纹类柏枝叶纹理形象逼真。石之奇,实属罕见。当车行驶至村旁时,背靠的柏枝山犹如屏障扑入眼帘,只见山势逶迤,林木葳蕤,芳草芊绵,气势不凡;更有那潺潺泉水山间涌出,灵气顿生,气象万千。在山麓新建的祠庙群,布局对称,巍峨恢宏,庄严肃穆;大雄宝殿金壁辉煌,雕梁画栋,蔚为壮观;殿内塑像,造型得体自然,表情丰富生动,衣纹流畅舒展;由原忻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克敏撰文,著名画家阎眉中、何如今、李眉宝精心绘制的壁画熠熠生辉,可谓锦上添花。庙前穿越时空、连贯古今,见证着岁月流逝、时代变迁的楸树与柏树,更是值得大书特书。两株楸树旧志称为“秦楸”,其中一株围长13.2米,高35米,冠幅30米;盘根错节,虬枝横生,据专家测算树龄长达二千多年,应为汉代始建庙时所植,至今主干苍劲,枝繁叶茂,显示着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顽强;每年五月初的开花时节,繁花锦簇,蔚为壮观;树干铭牌显示,省绿化委员会已将该树列入古树名木加以保护。两株侧柏传为唐代所

植,历千年而不衰,主干粗壮匀称,纹理扭曲向上,枝叶翠绿如洗,苍劲中显出勃勃生机。

庙殿壁画剪彩仪式在霏霏细雨中举行。忻州、原平两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退下来的老同志、著名书画艺术家、专家学者等来宾出席;著名晋剧艺术家马玉楼先生特邀助兴,登台献艺。会场上人山人海,气氛热烈。中午时分,东道主设宴招待,李白厚先生在给来宾敬酒时对我说:“建庙,你是启发人,我是发起人。”语出不凡,充满哲理。李先生称我是“启发人”,是指多年前我曾在一家报纸上发过一篇关于扶苏庙倾圮的文章,文中不乏呼吁之意。对于李先生的溢美之词,我深感不安,而李先生岂止是发起人,他为了传承祖国文化,弘扬正气,扶正祛邪,缅怀先烈,构建和谐社会,筚路褴褛,殚精竭虑,耗尽了心血。从筹措巨额资金,精心绘制蓝图,组织安排施工,到落实一砖一瓦,一椽一檩、一工一匠,从宏观到微观,无不渗透着他与黄田文等筹建人员的心血和汗水。工程浩大,事无巨细,最能体谅他甘苦的妻子说他是“骑虎难下”,恐怕倒是实情,工程之艰难亦可见一斑。同时也彰显了一位老警官坚忍不拔、顽强拼搏、不畏艰险,一往无前的高尚品质。

凡立祠庙者,皆有缘由。扶苏庙的建立,更有其渊源。相传祠庙始建于东汉建安(196~219年)年间。一日,雨霁初晴,晨曦微露,霞光万丈,秦太子扶苏显灵于山岚。因太子曾驻守于此间,颇得民心,故逐级启禀于朝廷,奉旨立庙予以祭祀。北魏太和(477~499年)年间,孝文帝曾派司祭祈愿。唐贞观(627~649年)年间,太宗李世民敕封“柏枝大王”,并令鄂国公尉迟恭监工扩建庙院。宋代建隆(960~962年)年间,命名为“柏枝神祠”,太祖赵匡胤赐以御匾。后历经元至正、明宣德及至清雍正、乾隆、道光年间多次扩充修葺,成为远近闻名、朝野共仰之圣殿。惜

十年浩劫,“文革”动乱,“破四旧”之风在神州大地狂飙,扶苏庙遭到严重损坏,倾圮坍塌。时逢盛世,西神头村民及上级有关部门、社会名流人士,出于复兴传统文化,祭祀志士先烈,积极倡导并慷慨捐资,重修扶苏庙,绿化柏枝山,培植花果园,修通进村路,硬化停车场,使山岚倍增色,祠庙放光彩,更喜长廊碑林辉映,文化元素厚重。参加剪彩仪式的来宾游览后,无不啧啧称道,夸赞李白厚先生及他的团队为家乡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。他们下步的打算是,通过社会集资、政府投资、招商引资、银行贷款,四轮驱动,融资8300万元,首先修筑与高速路相衔接的10公里通村旅游公路,全力打造柏枝山扶苏祖庙旅游风景区,融入邻近的大营温泉度假村、净土祖庭慧远故里楼烦寺以及白仁岩胜地旅游圈,使之成为原平市乃至忻州市级的著名旅游景点,并带动相关产业,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,建成养殖业基地、小杂粮种植和加工基地以及干鲜水果种植和加工基地,增加周边群众的收入,加快达小康的步伐。

说到扶苏庙,不能不提秦始皇。

秦始皇(公元前259~前210年),即嬴政。秦庄襄王之子。战国时秦国国君,秦王朝的建立者。据司马迁《史记·秦纪》载,秦初并天下,曾令臣下“议帝号”。丞相李斯与诸大臣商议,认为“古有天皇、有地皇、有泰皇,泰皇最贵”。因此,上尊号为“泰皇”。可是,嬴政只取一个“皇”字,再采用“上古‘帝’位号,号曰‘皇帝’”,在中国上古史传说中,曾有“三皇五帝”,“皇乃天人之称”,“得天之道者为帝”。由此观之,皇是皇,帝是帝,“皇”“帝”合称为号则始创于嬴政。他十三岁即位,二十岁(公元前237年)亲政,公元前246~210年在位。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,先后灭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,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

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。就此，后世著名诗仙李白曾赋诗赞颂：

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！
挥剑决浮云，诸侯尽西来。
明断自天启，大略驾群才。
收兵铸金人，函谷正东开。

……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先后五次出巡。公元前215年，他第四次出巡。北疆一线，匈奴的进犯使他深感北线防守之重要，遂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二万防守并修筑长城。长子扶苏因与其“焚书坑儒”等一系列大政方针持不同意见，故被派作监军随军前往协助蒙恬。表面看是父罚子，实际上秦始皇故作姿态，本意是为了给太子接班增添政治资本与砝码。作为北疆雁门一线，由于地势险要，山峦起伏，关隘峪口颇多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，汉与夷摩擦之所。原平一带，重岭叠嶂，沟壑纵横，地形复杂，尤为战争交锋重地。扶苏太子、蒙恬大将军率大军在这一带活动频繁。由于军纪严明，对百姓秋毫无犯，每逢出征，夹道迎送。作战英勇，所向披靡，敌人闻风丧胆。护一方国土，保一方平安。然而，却因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起了变故。

公元210年7月，秦始皇第五次出巡，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巡。身边的随员有丞相李斯、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赵高、第十八子胡亥。到平原渡口时，始皇染上疾病，且愈来愈重。他自觉沉疴不可逆转，于是写了一封盖有玉玺的信赐给公子扶苏，说：“回来咸阳参加我的葬礼，然后把我埋了。”让其继位之意昭然若揭。写毕封口并加盖玉玺大印。始皇就病逝在了沙丘平台（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）。丞相李斯认为皇帝遽死外地，恐怕众公子及天下百姓乘机造反而天下大乱，于是把死讯隐瞒起来，秘不发丧，并将棺木放置在辒辌车（一种供人卧息的车，既通风而又十分隐蔽，故可用来藏死尸）中，派亲信的宦官

驾车。每到一地，依旧照常上呈餐饭；众臣和平常一样上奏国事，而由宦官假托皇帝的命令从辒辌车内批复公文，批示百官所奏公事。暑天七月，赤日炎炎，气温居高，为了掩饰尸体发出的恶臭，于是命令随从官员，每辆车上都搁置鲍鱼，使人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发臭，从捷径直抵咸阳，然后才宣布始皇的死讯。由于扶苏戍边，赵高曾经教导十八子胡亥学习文字和治理讼狱的法律制度，胡亥私下对他很宠幸，因而赵高会同胡亥、李斯暗地密谋，扣留了赐给扶苏的玺印和诏书，另外伪称李斯受到皇帝在沙丘临死遗留下来的诏命，并伪造了一封信送给扶苏和蒙恬，责怪他们的罪过，命令他们一齐自杀。由此，扶苏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胡亥一开始是明智的，他认识到如此行事，大逆不道，有违天意，且有国亡宗灭之祸，（事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胡亥之预料，千古一帝的始皇竟在他死后三年强大的秦王朝就土崩瓦解，灰飞烟灭）。但是胡亥经不起撺掇和赫赫权势的诱惑，最终还是做了秦二世。再说使者来到上郡（今陕西省绥德一带），扶苏接到诏书一看，就哭泣着走近内宅跪地放声痛哭，并大喊道“天意如此，吾命该绝！”准备自杀。蒙恬见状阻止道：“现在还没有立太子，且三十万大军把守边疆，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大事啊！如今只因一个使臣到来，你就想自杀，你哪里知道这不是奸诈的诡计呢？我请求你不妨请示一下。”但是，扶苏为人仁弱，还是自尽了。蒙恬始终认为事情蹊跷，不肯自杀，使者于是把他交给手下小吏，囚禁在阳周县（今陕西省安定县北），后服毒自尽。李斯、赵高此等奸诈阴险的作为，直接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。

对于扶苏、蒙恬被陷害致死，百姓愤愤不平，深切怀念。斗转星移，时光流逝，两千多年过去，百姓的怀念之情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淡化，真是一时是非在于力，千古是非在

于理。到原平西山地区,当地老百姓对扶苏、蒙恬当年活动轨迹如数家珍:曾是公社所在地的龙宫村,因秦太子扶苏在此避难而名。龙宫村西北太子崖西部半山腰中之石屋至今犹存,相传为扶苏戍边住宿之处。龙宫村附近的梁家沟村,传说为太子内弟梁姓曾在此居住。上阳武村北崇山峻岭中有一名为“马头崖”的险要悬崖,传说为蒙恬大将因受陷害曾在此骑马投崖……。蒙恬寺、扶苏庙等寺庙的修建,更是当地老百姓乃至官府敬仰和尊崇的极至形式。庙的意义在于其中所供奉名贤人物生命的延伸,把人物神化是公众对心中所崇拜人物的最高礼遇,神是后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筛选出来的楷模。扶苏、蒙恬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。清代诗人冯立题为《扶苏、蒙将军死所后人立庙》一诗中所言:

神头分西南,相隔十余里。

扶苏与蒙恬,此地同赐死。

雄关萦百二,长城绵万里。

春秋存馨香,千年昭礼祀。

为问斯高辈,奸魂何依倚。

诗中“神头分西南”,系指西神头村扶苏庙与南神头村崞山寺,亦即蒙恬庙,寺为纪念秦大将军蒙恬而建。扶苏庙前已所述,蒙恬庙在这里作一简写。

崞山寺位于南神头村村西崞县(今原平市)之主山(此山名系西汉晋怀帝永嘉四年从今浑源县移用)。寺庙依山而建,重岗复岭,参差迤迤,庙宇多达300多间。寺前山门为叠翠楼,三层楼顶覆以碧绿琉璃瓦。每当雨天,楼宇滴水在琉璃瓦的辉映反射下,似翡翠流注,碧绿晶亮;背衬群峰郁郁葱葱的森林树木,云烟氤氲,气象万千。崞县旧八景之一的“崞山叠翠”即由此景象得来。惜“文革”期间破坏得只剩断壁废墟,残砖碎瓦,到如今已几近夷为平地。我想,在这国强民富、经济繁荣、环境宽松的年代里,崞山寺重光之日为期不远矣!

扶苏庙历尽沧桑,在历史上数次扩展重建的事实充分说明,呼唤正义、鞭挞邪恶,歌颂英贤、惩罚奸佞,是民意所向,人心所归。扶苏庙的重光,是中国千年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文明的连接与融合。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体现,是为了永久的追思和凭吊。

……

午餐后,我们与东道主话别,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,并又一次游览了扶苏庙。踏上返程,回首仰望,柏枝山的雄姿再次映入眼帘。余想,当一个人变成一座山的时候,注定名留千秋,与世长存!